

現代孔明 白崇禧 (一)

● 王尚寬

擁蔣反蔣擁李反李

北伐抗日名將，桂系領袖白崇禧，於民國五十五年（一九六六），以總統府戰略顧問會副主委陸軍一級上將的職銜，在台北逝世。

白崇禧，歷任國防部長，華中軍政長官，擁蔣（介石）反蔣，擁李（宗仁）反李，都爲了忠愛國家，素有現代孔明「小諸葛」的美稱。北伐前後，桂系軍人，在國軍中佔有重要地位，白崇禧是桂系領袖之一，和李宗仁、黃紹竑並稱廣西三傑，桂系與蔣介石有心結，民國卅八年大陸變色，桂系巨頭只有白崇禧到了台北，李宗仁遠走美國，黃紹竑投靠中共。由於歷史情結使然，來台後的白崇禧很不得志，不僅職位掛個空銜，甚而還被監視，直到辭世，都被「另眼看待」。因而當時滯港的國府舊人，對白崇禧的遭遇頗感不平。

白崇禧所以被「另眼看待」，說穿了只有一句話，恐其「叛心」復萌而已。其實以

當時國府在台的情況，孤身在台無將無兵的白崇禧，即使有叛離之心，也孤掌難鳴。他不避嫌隙，和桂系其他將領分道揚鑣，入台赴難，正是忠貞不二的表示，這時再懷疑他，顯然是過慮了。

當年香港新聞界，很同情白崇禧，曾藉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的話爲白崇禧抱屈。胡漢民（字展堂）於民國二十年以現職立法院院長之身，被蔣介石扣押於南京湯山，原因是胡漢民反對約法，胡漢民在囚室中作書告蔣介石，原文爲：「吾果欲作總統，或運動軍隊，自爲其政，不於汝與閻（錫山）馮（玉祥）相持之時，而于今日，何其愚哉？爾時前方形勢緊急，後方地位愈艱危，負責官員非稱病，即告假；非去滬，即出京，會議無人出席，唯吾坐鎮枯守，尚有何事不可爲者？而謂必於汝凱旋之後，乃始孳然思存，從事推翻政府乎？彼世之稍有常識者，而謂吾之愚，乃不幸若是乎？」

香港新聞界引這段話指出：白崇禧縱不智，亦當最早於（一）與中共和談時思逞；（二）其

次於武漢總縮兵符時；（三）最低限度也要在勒兵衡陽時，當時桂系實力猶存，未謀不軌，退至廣西時，猶撤換黃旭初。四移師海南時仍可安然飛港，再轉投大陸。這些時機皆穩如泰山，怎會於歸隊回台，手無寸鐵無一兵一卒之際，反而生出異心？因而蔣介石排斥白崇禧，實乃「莫須有」的罪名。

出身農家傑出將才

談到白崇禧在台的抑鬱，港澳文人引用愛國詩人陸游的一首七律：「東都宮闕鬱嵯峨，忍聽胡兒救勒歌。雲隔江淮翔翠鳳，露沾荊棘沒銅駝。丹心自笑依然在，白髮將如老去何！安得鐵衣三萬騎，爲君王取舊山河！」

陸游此詩寫於北宋「靖康之變」後，金兵飲馬江淮，高宗南渡，偏安江左，一意求和，屈死主戰將帥岳飛，罷黜韓世忠使其騎驢西子湖畔之際。比喻國府像南宋一樣的只求苟安。而把千古難求的一代將才白崇禧投閒置散，埋沒人才。

他們認為自中華民國肇始迄今，數十年間，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將才僅有三位，即浙江的蔣百里（方震）、雲南的楊杰（耿光）及廣西白崇禧（健生）三人而已。

蔣百里僅作到保定軍校校長，陸軍大學代理校長，無表現機會。

楊杰任過一個時期的陸大教育長，即被外放為駐蘇聯大使，回國後一直閒置。

「小諸葛」白崇禧在三人之中，算是命運較佳，際遇較隆的一位。曾做過封疆大吏，指揮過百萬大軍。

白崇禧字健生，民前十八（一八九三）年生於廣西桂林縣，原籍為江蘇南京，是個回民家庭。明代時落籍廣西桂林，遂成為桂林人。五歲啟蒙，與其弟崇祐共同師事塾師白蓮洲，同學中有一個年長同學毛長林，每月初一、十五勒令同學供給金錢食物，名之曰「進貢」。毛的書桌恰在書房往廁所的通道上，同學路經其桌，毛即強索「納路稅」，白氏小兄弟常遭欺侮，密商以智取勝。

童蒙課堂顯露智謀

一日下午放學，乘毛長林走下石階時，白崇禧出其不意，在後用力一推，毛滾滾而下。白乘機踢他兩腳，迅速跑開。毛因面部、膝部受傷流血甚多，毛長林的家人向白父告狀，白父賠償毛的醫藥費用，對白崇禧因受辱採報復行為未予深究。白蓮洲老師為維護校規，將白崇禧棍責，並告誡毛不准再欺

侮同窗，從此，毛長林要同學「納貢」、「苛捐」取消，同學人人稱快。

白崇禧十四歲考入廣西陸軍小學。全省報名千餘人，錄取一百二十名，白名列第六，與李宗仁、黃紹竑為同學。蔡鍔任總辦。

白入陸軍小學三個月，因患惡性瘧疾病重退學。十六歲，與弟崇祐投考廣西省立初級師範，以第二名優異成績被錄取。入學後，屢次考試名列第一被選定為領班生。有個叫何樹信的同學係桂林城內人，因成績不能與白競爭，常以「鄉下人」取笑白崇禧兄弟倆。白崇禧以為大丈夫不能受辱。一日，借故將何打倒在地再踢兩腳以示懲罰，被校方記大過處分。

在廣西師範一年多，辛亥革命爆發。白加入廣西北伐學生軍敢死隊。家中長輩紛紛反對，派人至桂林北門城口把守，強迫白氏回家。白崇禧私將武器服裝托交同學，自穿便裝從西門出城，繞道往北門城外與大隊會合。

廣西北伐學生軍自備費用，隨協統趙恒惕翻山越水行至湖北漢陽參加南軍陣營，與北軍對峙。未幾南北停戰，調至孝感，學生軍個個蓬髮垢面，每當麗陽和暖之日，即為捉虱繁忙之時。南北議和成功，各省的學生軍都奉命解散，白被編入南京陸軍入伍生隊，到南京受入伍訓練。半年期滿，選送入武昌陸軍預備學校學習三年。畢業後，白被派往北苑盧永祥第十師熟悉軍營生活半年，往

後即升入保定軍官學校學習兩年，與顧祝同、蔣鼎文、劉峙、黃紹竑、夏威、徐啟明都是同學。

保定軍校畢業時，白崇禧與徐培根、陸權等二十多人，自願請求分發至新疆當見習官，效法張騫、班超立功異域之壯舉。北京政府接受了他們的申請，發給國幣每人五百元。後因俄國白黨謝米諾夫退據西伯利亞，陳樹藩盤踞陝西與北京政府為敵，無路可到新疆，祇好分派廣西原籍見習。

小小中尉慎謀能斷

民國五年，回廣西第一師第二團任見習官。廣西為了「護法」，與湖南組織湘桂聯軍，由桂省督軍譚浩明為聯軍總司令，出師援助湖南。白崇禧隨部隊行至汨羅江以北，被吳佩孚打敗。此役使譚甚感桂軍缺乏訓練，謀求改良，由督軍署成立模範營，委馬曉軍（日本士官第十四期畢業生）為營長，白調至模範營任代理少尉連副。見習半年，升少尉，不久升中尉，年後晉升第一連上尉連長，夏威為第二連連長，黃紹竑為第三連連長，張淦為第四連連長，黃旭初為副營長。訓練期間一年半，以後這個營的學兵大都成為廣西建軍之骨幹。

民國八年初，白崇禧奉命隨模範營進入左江流域剿匪。廣西匪勢因政府歷年慣用招安政策（陸榮廷自己是被招撫而起）。兵來受招安，兵去仍做土匪，勢大時還可以升官

獲得嘉獎。

廣西討賊乘勢而起

，使廣西形成「賣牛買槍」，「無處無山、無山無洞、無洞無匪」的局面。在馬曉軍營長召開的剿匪會議上，白崇禧認為招安政策決非長治久安辦法，堅決主張剿重于撫。會議中確定由白崇禧負責處置應招安或俘虜之匪徒。不久，應招安匪徒數過二百人，其中有屢次招安由小匪到老匪之慣匪者八十餘人，白主張槍決受招降幾次以上慣匪，以絕後患。他請馬營長去請示譚督和陸老帥（陸榮廷尊稱）。陸聞之大怒，馬曉軍頹喪而歸，抱怨白不該讓其去受氣。白仍認為鏟草務必除根，決定獨斷獨行。於是，白表面上盡量與慣匪接近，與他們同住一間屋子朝夕相見，使之不疑不忌；一方面暗中算計對他們下手。中秋節，白讓八十餘名匪首回家過節三天，嚴令他們限期歸營。等他們歸來後，白伴言他們在外有非法行為，責備他們不該辜負其優待之德意。他們一致保證絕無其事。白說：「控告的人住在隔壁學校，為眾人清白着想，請您們前往讓他認一認。」他們亦以為然，乃魚貫而至該校。白事先在該校埋伏的兩排兵因而一將之逮捕處決。並隨即誑報馬營長：「匪徒於晚間槍械謀叛，事起倉猝，因不及請示處置辦法，恐有誤戎機，用緊急處分將全部匪首八十餘名槍決。」馬曉軍聞之大驚，報告譚、陸，因已成事實，未受責備。從此招撫政策改為進剿政策。

模範營剿匪有功，擴編為團，旋即調駐百色禁烟。白崇禧因三晝夜追趕收回兵馬，

民國十年，南北對峙，北方為北洋軍頭

當政，軍閥混戰，南方由孫文在廣州設置革命政府，謀求統一中國。年底，孫文把大軍調動駐桂林，欲假道湖南出武漢，當時馬曉軍的模範營已改為田南警備司令部，白崇禧升任第一營營長。有一天，馬司令遭百色自衛軍劉日福、陸桂雲逮捕，白崇禧在率部營救途中，由馬上跌落山坡下，折斷左腿，被送往廣州養傷，為時一年。這一年中，他的同學黃紹竑接收了馬曉軍的部隊，被沈鴻英委派為旅長，駐防梧州附近。黃派親信陳雄為代表駐在廣州，與革命軍聯絡，並與白崇禧商討廣西未來發展的前途。

白崇禧分析廣西三條出路：一為附合北洋軍閥，一為支持趙恒惕倡言聯省自治，一為歸附廣州孫中山的革命政府。認為：北洋軍閥為人們厭惡，聯省自治非統一全國之良策，參加「三民主義建國」才是上策。經再三研究後，白崇禧以全權代表身份往廣州河南士敏土廠謁見孫中山大元帥，表示廣西竭誠請求加入革命行列，並申述廣西統一對革命之重要性。孫中山深以先統一兩廣再統一全國是上策，即委黃紹竑為廣西討賊軍總指揮，白為參謀長。辭別時，孫中山對白說：「我無槍、無糧、無餉；只有三民主義。」白崇禧說：「廣西統一不需要孫大元帥的物

質支援，所需者僅是革命之主義與信仰而已。」

統一廣西的方向既定，第一步就須解決鎮守梧州的馮葆初部隊。這支部隊力量甚大，裝備優良。白崇禧決定在行動前，與駐梧州附近的粵軍李濟深商妥後，在一個晚上，由黃紹竑在梧州河面宴請馮葆初。馮不知有詐，欣然赴約。酒過三巡，黃紹竑拔出手槍相逼。事起倉卒，馮只得俯首被捕。其部早已被黃部監視，毫無反抗，集體繳出槍械，黃、白獲得槍支二千餘。沈鴻英駐於八步的部隊，聞變本想開來梧州，因被粵軍牽制不敢移動。這樣，黃紹竑、白崇禧即通電分別就任廣西討賊軍司令、參謀長。

民國十一年九月，正當討賊軍向廣西內地推進之際，駐廣州的廣西軍獨立師師長陳天泰以援助為名，循西江回師廣西，進駐都城。陳天泰部有四五千人，非討賊軍力量所能抗拒。對此，黃、白兩人表面上極表歡迎，暗地積極戒備，並與梧州督辦李濟深密商以武力解決陳天泰。陳不知其計，派參謀李瀾柱至梧州商洽。白歡宴於梧州河面之花艇，請與李瀾柱相識之梧州親友作陪，打麻將以拖延時間。酒至半酣，便托故另有應酬，乘坐汽艇上戎墟，轉乘車赴都城方向指揮部隊對陳部作戰。主力由黃紹竑統領防守中路，俞作柏擔任左路，白擔任右路，以鉗形攻勢攻擊其前，粵軍躡其後，僅一日即將陳部繳械，陳天泰被俘。白與陳見面，並多方安

慰，贈送陳衣服旅差費，讓他乘船回香港轉廣州。後來黃紹竑至廣州住在東亞酒店，陳聚舊部包圍之，黃紹竑越樓頂而逃。

都城底定後之廣西「討賊軍」之力量大為增強，下轄俞作柏、伍連颺、夏威所率三個團，共有人槍三千餘。與李宗仁駐玉林之廣西陸軍第五獨立旅互成犄角，統管整個西江上游。這時，廣西最強的地方勢力尚有陸榮廷和沈鴻英部，各有二三十萬人槍，遠非「討賊軍」實力所能抗衡。因此白崇禧前往桂平勸說李宗仁參加「討賊軍」，願意擁李為首領。他對李部的參謀長黃旭初說：「若李率其所部與討賊軍合作，登高一呼，四方必定歸服，風雲豈限廣西一地。」李宗仁經過考慮，決定以「定桂軍」名義與「討賊軍」合作。

隨後，白崇禧又與李宗仁商討進攻陸、沈之策。李宗仁主張先進攻沈鴻英部，認為沈部強暴，罪惡顯著，陸有善名，舍惡攻善，不易號召民心。白崇禧主張先攻陸榮廷部，理由有三：一為陸當時駐在桂林、南寧，為廣西政治中心，防務空虛，易於進攻；二為陸與湖南相通，湖南又得吳佩孚援助，應於其支援未至時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；三為攻打沈鴻英，勝了，則更不能攻打陸，廣西仍然不能統一，敗了，則更不能攻打陸，吳。他說：「我們之處境猶如楚漢相爭之韓信，聯陸則沈敗，應堅持聯弱攻強，避實擊虛。」但是討論三日毫無結果。後來，白崇禧

對黃旭初說：「兵貴在速。無論李旅長是否同意，討賊軍進取南寧，必須假道桂平。」李見無法推卻，便定名為「定桂討賊軍」，共襲南寧。當時，陸榮廷與沈鴻英正相持於桂林城，南寧城空虛，不攻而克。陸既被圍於桂林，又失南寧根據地。處境險惡，幸得湘軍葉開鑫、廖磊之援助，方突圍逃入湖南。定桂討賊軍攻佔南寧後，諸將領宴聚於譚浩明公館，公推李宗仁為總指揮，黃紹竑為副總指揮，白崇禧為前敵總指揮兼參謀長。事後向廣州大元帥府備案，亦為大元帥府所承認。可是，「討賊軍」內有的團長慫恿黃紹竑以武力解決李宗仁之部隊，取而代之。白崇禧聽後以為荒謬，對黃紹竑說：「洪楊之失敗，非曾（國藩）左（宗棠）之功也。洪楊內訌，自毀其事業也。若以佔領南寧，即起內訌，我不欲見失敗之日，願卸職他去。」黃紹竑深明大義，不為小人所間。

聯軍成立後，白崇禧與李宗仁率部進攻柳州、慶遠一帶陸榮廷之韓彩鳳、韓彩龍部。韓彩鳳素有「趙子龍」之稱，勇敢善戰。其主要防地在柳州。原沈鴻英有一師兵力駐於柳州，師長楊祖德聞「定桂討賊聯軍」到達，令其部從柳州撤至雒容，持觀望態度。白崇禧洞悉其意，由李監視楊，自己率部進攻韓部，激戰數月，難以武力取勝，仍改為智取。一日，他詐與駐在雒容之楊祖德通電話，望其某日某時與聯軍配合進攻韓部，並將電報線改作電話線故意讓韓部接獲此項電

話。韓因而分上雷之兵力監視楊部。他見韓前線兵力既減，即率部猛攻，將韓部擊敗，掠獲槍二千餘枝。韓之殘部向桂林逃竄。白又乘勝攻打慶遠韓彩龍部，韓部潰敗，韓吞鴉片自殺。

沈鴻英見「定桂討賊聯軍」勢如破竹，知道遲早自己必為攻擊之目標，即派師長鄭右文以商議會攻陸榮廷殘部為名，偵探聯軍之虛實。白崇禧料定沈鴻英沿柳江而下進攻武宣，因武宣猶如「街亭」。果然，鄭右文於第二天率兵蜂擁而至。白崇禧只有一個營的兵力，不敢野戰，閉城拒敵。晚上，發動團練、縣民、攜帶各種油類、棉紡織物等於城巷，裝成許多油燈用竹竿伸出城外，照亮四方，讓敵軍無隙可乘，日間，若敵人迫近城池，則出戰逆襲，迫敵退卻。如此維持兩晝夜，援兵趕至，城內外夾攻，鄭右文部不支而敗。

這時，黃紹竑已率部向沈鴻英之老地盤八步、賀縣、平樂進攻。白崇禧為配合黃紹竑攻勢，指揮于柳州之部隊進攻桂林。他預料從柳州通往桂林之要道藍馬、里定一途，沈必駐有重兵，故選擇由永福通往良丰之小路。沈軍果然不察，順利抵達桂林城外。他以炮兵掩護，集中兵力攻打南門、西門，故意放鬆北門。不久，沈鴻英部即由北門向湖南撤退，白崇禧占領桂林。

統一兩廣御命北伐

白崇禧於民國十三年參加中國國民黨，多次被派全權代表赴廣州會晤孫中山，一度曾奉命赴湖南慰問湘軍，儼然孫中山的個人代表。

孫中山逝世後，唐繼堯突然宣布就任大本營副元帥，派龍雲率三個軍出廣西下廣東。白崇禧等知唐繼堯野心不小，決定於滇桂邊界抵抗唐部。當時，沈鴻英、韓彩鳳之殘部又分別在湘桂、黔桂邊窺伺，白崇禧知道本身力量不足以抵抗，仍利用唐繼堯殺范石生父親之仇，派人至廣州與范石生聯絡，允以助范回滇。這樣，李宗仁與范石生聯合會攻南寧之龍雲部。唐繼堯又令其弟唐繼虞率領三個軍由三江、柳城進迫柳州，以圖分散圍攻南寧之兵力。此時白崇禧與馬佩璋結婚在桂林度蜜月，聞訊率兵增援柳州。增援途中，沈鴻英之子沈榮光襲擊桂林得手，白崇禧親戚多遭殺害，其妻藏於桂林德國醫院得以避免被害。白崇禧至柳州後即登高山觀察陣地，見敵人主要交通為沙布之浮橋，欲斷絕敵之補給，必先毀浮橋，便令炮兵向浮橋開炮。城中守軍問援兵到達，即刻向外攻擊。未及半日，唐繼虞的三個軍被聯軍擊敗。白崇禧入城後，呂煥炎告訴他，在這前一日，城中因情勢緊急，有卜問戰事者，得卜辭二句：「勸君不用憂強虜，白馬將軍一箭摧」。恰巧，白崇禧平日所騎之黃馬，在全州八石山追擊沈鴻英時折斷前足，改乘了俘虜

韓彩龍所騎的白馬，守城官兵見白氏騎的白馬前來大眾歡喜無比，深信唐軍必敗，白崇禧聞之一笑。

柳州之圍既解，白崇禧即回師桂林參加革命軍攻打沈鴻英的兒子沈榮光部。未經接觸，沈部何次三、何品即退至西江、義寧。他便率領部隊渡過西江河，見沿途遍地竹林，敵人行止難以捉摸，決定用聲東擊西誘兵之計。令徐啟明、夏威部暗中西江部署，並揚言自己回師桂林其實是急行軍進攻義寧。沈榮光聽到白崇禧回桂林，又進入西江搶掠。徐啟明、夏威待沈榮光部一入西江即將沈包圍，白崇禧也兼程趕回西江，合力殲滅沈榮光部。自此，白崇禧的策略才能得到人們稱譽他為「小諸葛」的美名。

陸榮廷、沈鴻英之殘部消滅後，廣西軍政時期結束。十四年秋，廣西統一，「定桂討賊軍」改為督辦公署，李宗仁為督辦，白崇禧為參謀長，黃紹竑為行政長。廣西部隊擴編為九個旅。

民國十五年初，廣州國民政府派汪精衛、譚延闓至廣西軍中宣慰，在梧州與李宗仁、黃紹竑就兩廣統一問題交換意見。李、黃派白崇禧至廣州具體商談。三月十五日，達成軍、政、財統一的三項決議。二十四日，桂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，白崇禧為參謀長，李宗仁為軍長，黃紹竑為黨代表。兩廣統一成了北伐軍統一全國的重要基礎。

兩廣統一後，白崇禧任北伐軍參謀總部

次長，秘密受命和陳銘樞聯袂去長沙，策反湖南至趙恒惕所屬第四師師長唐生智投向革命軍，白崇禧以保定軍校同學關係見到唐生智同學，又以湘桂鄂省的戰略地位，爭取到唐生智歸順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，唐生智任軍長。(未完)

編輯部不退稿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規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藥新話等作品為主。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規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趣，來稿以五千字為限。(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)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(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)。

中外雜誌社編輯謹啟

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